

莲阴下

许冬林

初夏之夜，窗外在下雨，听见蛙鸣。并不稠密的蛙鸣，从楼下的小河边传来，听觉里就有了清凉的湿气。觉得这样的夜晚在蛙鸣里，真像宋人的小令，三句两句，唱唱停停。

合上书本，合上眼睛，恍惚看见蛙鸣里层层叠叠浮起了团团绿阴，那是莲阴。

不记得是在哪里看过的一幅画，画里翠盖微斜，雨珠弹跳，一只绿色的小青蛙懵懂憨厚，呆呆坐在一茎莲叶下。那小青蛙坐在莲阴下看什么呢？看池塘青草？看白雨跳珠乱入船？看岸上匆忙赶路的行人？看与它无关的纷纷扰扰辛辛苦苦的红尘……

还记得，那个少年的我就那样被一幅画给迷住了，我多想做那样一只小青蛙呀，可以野在外面不回家，可以蹲在一枝硕大的在雨里起伏的莲叶下。

我记得，似乎在哪里见过一幅莲阴下避雨的画儿。一个小男孩，趴在草地上，趴在莲阴下，手托腮帮，肉乎乎脚翘在莲叶后面，藕似的。我喜欢那样的画儿，他就像我懵懂的小弟弟，就像我们曾经在乡下度过的那些童年光阴。

在乡下，在童年，我们喜欢刮风下雨，然后赤着脚，冒着雨跑。明明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可是偏不。我们举着笨重的大雨伞，或者举着大人的草帽，一路奔跑，到树荫下，到草垛下，到荒僻的老屋檐下……

我们喜欢跟大人们隔着一场雨。而我们，也在避雨。

唐诗的插图里，常常有牧童。春天，那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。夏天，那牧童还骑在牛背上，只是，牧童头上常常顶着一片莲叶。我们这个江北平原上，也有养牛的人家。童年时，邻村的那户养牛人家，雇了个放牛仔，从山里来的，据说家里穷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算不得牧童了，可是在夏天他依旧是唐诗里的牧童打扮，头顶一片莲叶。我那时同情他不能上学，到别人家放牛谋生，却又心里悄悄羡慕他日日夜夜顶莲叶放牛归来。我想象着，他放牛时，牛在江堤上吃草，他在柳荫下睡觉，脸上罩着一枝新采的莲叶，清香袅袅。也许，他头下枕的也是莲叶，肚子上盖的也是莲叶。也许，他不睡觉，他下了莲塘，干脆藏身在莲叶下避雨，然后脚踩嫩藕出来吃也不一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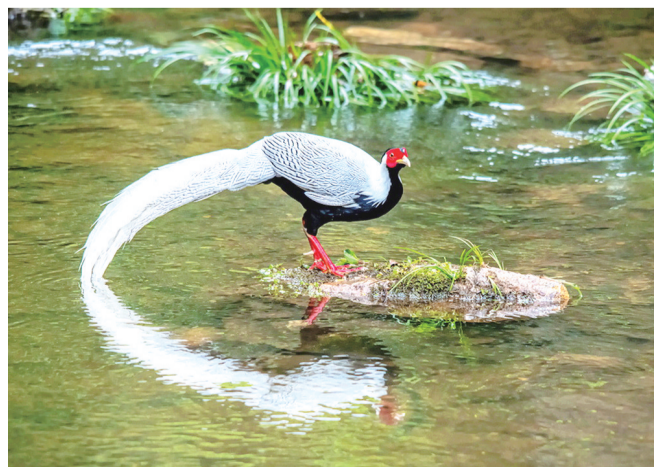
似乎是因了那些画，因了童年的那些想象，此后每路过一片莲塘，总忍不住停一停，总忍不住伸手掐一枝莲叶，举在耳畔，举到头顶。我在莲叶下，多像我一直梦想要做的青蛙；我在那阴凉里，心里微风荡起，清凉安妥。烈日不在了，风雨不在了，一枝莲阴像一座屋宇，可佑护二十四个节气相牵连的长长光阴。

宋人毛滂有一阙词《醉花阴》：檀板一声莺起速。山影穿疏木。人在翠阴中，欲觅残春，春在屏风曲。劝君对客杯须覆。灯照瀛洲绿。西去玉堂深，魄冷魂清，独引金莲烛。

我喜欢这阙词，只是因为喜欢词里这一句“人在翠阴中”。虽然千万回梦想要做一只蹲莲阴的青蛙，但终究不能，终究要长大。长大了，能有一团翠阴，将自己暂时淹没一下，也是人间一大自在。

朋友家里养有一盆莲，夏天，莲叶茂盛成荫。一日，她女儿在暑天放学回家，看了那莲，竟说：妈妈，我真想睡在莲叶下乘凉！

朋友跟我说时，我忍不住莞尔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可不就像我当年，明明个头已经赶上妈妈了，可是，看到那团团莲叶，竟就忘记了自己的身高体格，竟就以为自己是一只青蛙或一只蚱蜢，可以弛然而卧在莲叶下，享受一片叶子覆下的清凉。



弧线 苗青 摄

稻田深处草虫鸣

章铜胜

入夏，露水渐渐浓重。田里的早稻在清明后就已经栽下，此时水稻已是一片碧绿，稻叶遮住了禾下的泥和水，若有一阵风来，秧苗便似碧波般轻漾。我不太喜欢看碧绿的稻田在风中起伏的样子，我更喜欢水稻的绿叶如剑挺立，一方稻田齐齐整整，看着更舒服些。

彼时，清晨我牵着牛沿着田埂向稻田的深处走去，一路上，能看见水稻剑叶的边缘挂着两行密而细小的露珠，像小女孩睫毛上的泪珠一样，毛茸茸的可爱。田埂边草叶上的露珠要大一些，莹白圆润，一颗颗的，碰一下就掉了。我的手上拿着一根小竹棍，小竹棍是为防老牛偷吃秧苗而准备的。此时，牛正在低头吃草，小竹棍派不上用场，我就用它轻轻地打掉草叶上的露珠。看着露珠落到地上，瞬间不见，心里并没有什么开心，或是不快。薤露易晞，即便我不去打落它们，它们也会被牛舌卷进嘴里，或是等太阳出来了，也会很快干掉。我好像是在为自己的无聊寻找种种理由，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会为自己找各种开脱的理由。

在还没有走向稻田深处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夏日清晨的田野是寂静的，就像在曝光来临之前的每一个清晨，林子里也听不到鸟鸣声一样，一片林子暗影里总是呈现着宁静与安详的一面。可是，时隔这么多年，我差一点就忘记了，曾经的夏日清晨，稻田深处的草虫声，就像我已经很少去亲近清晨露水的清凉，也很少能听着林子里的第一声鸟鸣和随之而起的群鸟欢唱醒来，这像是一种错失，也像是一种遗忘。

宋代诗人陈与义在《早行》中说：“露侵驼褐晓寒轻，星斗阑干分外明。寂寞小桥和梦过，稻田深处草虫鸣。”南宋时的张良臣也有一首《晓行》诗，内容与之很相似：“千山万水星斗落，一声两声

钟磬清。路入小桥和梦过，豆花深处草虫鸣。”我更喜欢陈与义的《早行》，因为稻田深处的草虫声，更接近我的生活经验。夏天的清晨，是有些微凉之意的，我在经过村东的小石桥时，迷迷糊糊如在梦中，人还没有清醒过来。我不知道那些清晨，自己是在露水的清凉里清醒过来的，还是在稻田深处的草虫声里清醒过来的。而此时，我似乎更能理解稻田深处的草虫之声，对于寂寞早行人来说，可能是一种安慰与陪伴。

少年时，我算得上是半个放牛郎。每逢农忙时的清晨，我都要起早牵着一头老牛，走向田野深处，让牛吃草，牛吃饱后要牵去犁田。天那么早，稻田深处，我和老牛好孤单。老牛在我的身后，用舌头卷着田埂上的青草，咀嚼着，偶尔抬起头喷个响鼻。老牛的忠诚和它不时弄出的一点响动，让我在清晨不至于感到害怕，老牛才是我最好的伙伴。

走到稻田深处时，我才发现寂静之中的声音仿佛复杂了一些。河边，偶尔有一两只青蛙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它们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也许还会呱呱地叫上一两声。稻田深处，有稻叶在风中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有田水轻微响动的声音，大概是小鱼、小龙虾、小泥鳅，或是什么其它的小虫子弄出来的声响，我无法一一分辨。也时有“吱—吱—”“啾—啾—”“叽—叽—”的声音传来，我也无法分清是哪一种草虫的声音。有一些声音，是我无法用象声词来模拟的，而我已经模拟的那些声音，大概也不够准确，可能时隔这么多年，我的记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。稻田深处，曾有阵阵草虫的鸣声，如晨露一般清凉。

很久没有在清晨走进一片稻田的深处了，不知道那些草虫的鸣声是否依旧，也不知道虫声一片的稻田，是否还记得从田埂上走来的那个少年和那头老牛。

夏食叶

郭华悦

一株植物，不同部位，于四季轮回中，在人的舌尖上盘旋。

初春食苗。春风的手拂过大地，乍暖还寒时，一株株绿苗破土而出。在坚硬的土地下，韬光养晦了一冬，攒足了养分，当春风开始让泥土变得松软时，绿意便悄然钻出了大地。此时的绿苗，柔韧有余，烹煮入肚，肚中仿佛便装进了春天，暖意浓浓。

暮春食花。一株植物，过了初春，披上了绿装。不多时，嫩叶之间，隐隐有了花蕾。暮春初夏，花蕾绽放。一朵朵花，在有心人眼里，不仅仅是风景，也可以是调剂生活的佳肴。以花入馔，自古有之。可见，风雅之事，古今皆然。

这样的花，到了秋天，就成了果实。秋食果实，亦是乐事。沉甸甸的果实，压弯了枝头。人从树下过，闻到的不仅有果实的清香，还有着汗水的味道。一颗颗果实，都是挥洒汗水换来的。秋日食果，品的不仅是美味，还有辛劳。

过了秋天，一株迈进冬天的植物，还能剩下些什么？

还有根。冬食根，这在老一辈的人来说，不算什么稀罕事儿。艰难的年代，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用来填饱肚子。一株植物，到了冬天，枝叶落尽。但还有潜藏在大地里的根部，供人们取食。烹煮得宜的话，看似枯竭的根，也能有佳肴之味。

夏天呢，又该品尝什么？

夏食叶。夏日里的植物，蓬勃待发，郁郁葱葱。最先映入眼帘的，是片片绿意，如绿云一般，浮在上空。夏日里，各种野菜羹汤，少不了叶片的点缀。一道简简单单的豆腐羹汤，撒上些叶片，顿时能让人舌尖生香。

夏日食叶，在困苦年代里，是不得已。一大片岁月酿成的植被，可以被一个小村子的人，啃食得近乎荒芜。可在丰衣足食的如今，却成了风雅。饱受油腻之苦的肠胃，一接近青绿青绿的叶片，便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心。叶入腹，心中顿生清爽。

一株植物的四季，与舌尖为伴，亦是美事。